

(上接 B01 版)

“赔钱没人管，涨价时也不应人为打压”

不仅是业内人士，就连养殖户和一些市民也对政府在暴涨暴跌时平抑肉价的做法说“不”。

“这阵子养猪肯定是赚钱了，但是去年呢，前年呢，再往前的2006年呢？每次都能赶上好行情的养殖户有几个？既然生猪已经市场化了，赔钱没人管，涨价时也不应人为打压。”济宁养殖户老张说。

老张承认：“不算一家三口的人工费和零打碎敲的小开支，现在卖一头猪能挣六七百元。”但老张忘不了，也就是去年夏天，不算病死的猪，他养的180多头猪每头赔了200多元。他向记者抱怨：“肉价一高你们就瞎吆喝，啥时能替农民说句公道话。”他担心媒体大量报道猪肉暴涨会导致政府出手干预肉价。

郑乾坤称，对于像得利斯集团这种养殖屠宰加工贸易一条龙的大企业，由于鲜肉和成本肉的价格不可能随时调高，猪价暴涨后，屠宰加工和贸易环节的利润就会降低，高价格并不一定能给企业带来高利润，越是大企业越不希望行情大起大落。“媒体可以客观报道行情，但不要动辄说市民吃不起肉了，呼吁政府调控等等。”郑乾坤说。

“一个火烧都2块钱了，一个面包都四五块钱了，15块钱买斤肉还不值吗？况且又不是天天卖这个价！”记者在腾讯、新浪等有关猪肉涨价的微博中看到，除了“唐僧肉没有八戒肉值钱”式的调侃，不少网友也体现出对猪肉价格上涨的理性分析和认可。

网友“让肉价飞一会”则称，无论是政府还是媒体，长期以来已习惯了“城乡二元化思维”，大多是站在城市居民的角度反映肉价波动，价一涨就说“市民吃不起肉了”，价一低就高兴地称“十元肉又回百姓餐桌”，没人会想到在暴涨暴跌的周期中，有几个养殖户能回回踩准点挣到钱。

越涨越补无异于鼓励投机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养猪、饲料、屠宰和终端销售几个环节中，目前只有养殖户享受着价格暴涨的利好。一位业内人士表示，养殖户终于迎来了春天，现在是一家有猪百家求”，一般都是几家屠宰商找到养殖户，出高价购买。

不过，养殖户对此并不乐观。临沂养殖户孙庆春称，猪肉价大起大落，让大家胆战心惊，他宁可吃猪肉只赚一二百元，只要市场稳定，一年也可以保证稳定收益。

“可以说是奇货可居了。”生猪预警网首席分析师冯永辉表示，这是非常不正常的情況，不过他并不认为此刻政府应出台措施打压猪价，而应由市场发挥作用。

晏扬直言：“猪肉价一直走不出暴涨暴跌的怪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行政干预过多。”比如，2007年下半年至2008年上半年，全国猪肉价格暴涨，当时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刺激措施，对生猪养殖实施补贴，对能繁母猪养殖实施补贴，目的是鼓励生猪生产，扩大供给，平抑猪价。调控果然取得了明显成效，很多人纷纷转行去养猪，大量资金涌入生猪养殖业，至2008年下半年，猪肉价回落，但旋即步入暴跌通道，生猪养殖严重亏损，很多投资者血本无归，纷纷逃离，从而为今年以来的新一轮猪肉价暴涨埋下伏笔。

“猪价暴涨，根源在于猪少了，不是生产者没有积极性，不少人宁愿花比平时贵一倍的价格买小猪，但是买不到，一头小猪从出生到出栏，大约需要6个月，政府此时出手鼓励养猪无异于等到饿时才去发动人们种粮食，补贴也好贷款支持也要，既不能增加母猪的数量，也不能让母猪早产崽、多产崽。本来农民就好追涨杀跌，这种刺激只能诱发更多的投机资金进入猪市。”郑乾坤说。

2011年入夏，生猪收购价毫无征兆地持续上涨，达到了历史罕见的高位。对于山东传统养猪大县阳谷县来说，养殖户们面临的却是一波波生死考验。当年家家养猪的传统，如今在多轮猪肉市场“洗牌”中悄然走下历史舞台。而正在崛起的养猪大户们，仍在为赶上下一轮猪肉“牛市”而奔忙，不管未来猪肉价格走势如何，生猪养殖市场的格局正经历一场深刻变革。

猪肉“大牛市”赚到钱的才两成

15年来经历了5次猪价涨跌，阳谷县的养猪大户孟现状这次赶上赚钱了。

孟现状走在一眼望不到头的养猪场院内，看着圈里的生猪就像检阅自己的军队。

“把猪都赶出来给客人们看看。”

看到此景，前来融资担保的聊城鲁昌担保公司工作人员葛先生立刻同意了为孟现状担保贷款800万元。

“一头110公斤的猪去年卖1000多块钱，今年能卖到2500块钱到3000块钱，利润翻番。”孟现状略有些得意地说，他现在有2万头存栏的生猪，每月都能保证出栏200头。

他给记者算了笔账：虽然玉米价格每吨涨了几百元，人工成本和房屋建设、水电费用都提高了，但是每斤生猪肉的成本仅比2010年同期增加了6毛钱，达到5.8元一斤，但前几天的生猪收购价格就已经突破每斤10元，一斤净赚4.2元。

但作为当地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的社长，孟现状却一点高兴不起来，因为猪肉“大牛市”来了，与他一起养猪的兄弟姐妹们却很少有赚到钱的。

“我们景阳冈生猪合作社有年出栏500头以上的大养猪企业50家，年出栏100头的小型养殖户200多家，但这次猪肉价格上涨，大养殖户赚到钱的不到五分之一，小养殖户几乎没有。”

孟现状说，有些人以为猪肉价格涨了，养猪的就肯定赚钱，这是个误区。

“养了10头猪的散户，遇到一轮疫情，就可能‘全军覆没’，去年春节全国性的生猪疫情，让我们每个养殖户都受到了损失。”孟现状说，今年春节开始饲养的这批商品猪本来是6个月后也就是现在投放市场，但当时的一轮疫情爆发后，每家每户都有一定的生猪伤亡，即使是控制疫情最好的孟现状的养殖场，也有十分之一的生猪伤亡，这对于生猪投入和市场的投放来说，都是一笔不小的损失。



▲阳谷县养猪大户孟现状的养猪场。 本报记者 张榕博 摄

>>一线调查

肉价涨了，赚钱的没几个

——养猪大县阳谷的“牛市”遭遇

本报记者 张榕博

“现在养殖成本高，一头猪养下来干把块钱打不住，如果养了10头，最后只有六七头赶上了现在出栏，平均算下来，不亏就不错了。”

还有不少养殖散户对于这轮突如其来来的“牛市”准备不足。“现在价格涨上来了，我家的猪还没长大呢。”阳谷县孟楼村养殖户孟宪国无奈地说，等到养的生猪出栏了，不知道又是什么行情了。

孟现状记得，有朋友说，这轮猪肉牛市会持续到年底，因为国内存栏的生猪只有这些，想要大批上市，要等到明年春节。这半年时间，生猪收购价格不会低于每斤8元。但经历了15年猪肉市场涨跌的孟现状觉得，对于现在的猪市，只能是一颗红心，两手准备。

倒下一批养猪人顶出一个猪“牛市”

“养猪这个市场，规律有，但抓住难。”

从1996年开始踏入养猪行业，孟现状已经经历了4次波峰，3次波谷，有赔有赚。

孟现状说，生猪市场三年一次的波峰波谷，有一定的周期规律，但养猪的繁育周期也是雷打不动的，能赶上两个周期重合的人不多。

1996年，孟现状在那啥持续21个月的猪肉“牛市”入行，大赚一笔。但随之而来的却是从1998年到2000年持续36个月的“熊市”。“那时社会生猪存栏量大，猪肉卖不上价，4.5元的生猪成本，我们3.8元就出手了，每头猪净亏140多元啊。”孟现状说。

“行情好的时候，大家一哄而上，行情不好的时候，就打下来一批。”阳谷县畜牧局副局长穆春雷说，1998年那次低谷，孟现状挺过来了，但是2006年那次低谷，几乎要完蛋了。

“那时的行情与1998年相似，成本4.4元，收购价3.8元，我那年卖了2万头生猪，净亏损200万元，几乎赔光了家底。”孟现状说，那次真正感受到生死存亡的味道。

当时心急如焚的还有穆春雷，他带着工作组到处为规模比较大的养殖场申请贷款，保全有生力量，当时就为孟现状申请了农发行260万元的贷款。

“如果没有那笔贷款，他的厂子

就死掉了，等到来年第二轮波峰时，他就赚了一大笔，还清了贷款，还扩大了规模。”穆春雷说。

但并不是每个养殖户都能像孟现状这样幸运。

“买入，卖出；赚钱，赔钱，小散户靠碰，大养殖场靠挺。”

15年中，几轮波峰波谷之后，能挺过来的养殖户，已经是凤毛麟角了。

孟现状告诉记者，自从他当上合作社的社长，每年都会注意合作社养殖户的情况，而每种数据都显示着，养猪市场在萎缩，养猪人正在减少。

“2008年时，咱们全县的生猪出栏量是30多万头，到了2010年就减少到只有20万头了。母猪就更明显，2008年全县的母猪有4万头，但是今年已经不足2万头了，3年多减少了一半。”

孟现状说，供不应求的局面短期内很难改变，这轮猪肉“牛市”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

正在消失的养猪传统

更让孟现状感到担心的是，以前县里家家户户养猪的场景，现在基本看不到了。

“咱们是山东省畜牧大县，每家每户都有养猪的传统。”阳谷县畜牧局副局长穆春雷说，阳谷县的养猪业曾经有辉煌的历史，在全国都是数得上的。

但是，现在这个传统的养猪大县正在经历青黄不接的时刻，家庭散养的生猪养殖模式正在市场“洗牌”中走向没落。

“我建议政府最好暂时先别出台政策。”

对于猪肉市场现在的大起大落，出身散户的孟现状却希望散户尽早退出养猪的历史舞台。

“我建议政府最好暂时先别出台政策。”

孟现状说，猪肉价格上涨，国家的抑制价格政策就出台，结果就是一轮牛市以后，紧跟着是一轮熊市，市场自己的调节没有来得及起作用，政策调节就率先发难了。结果就是市场看起来暂时稳定了，但是最终受损的是广大养殖户。时间久了，养殖户不再根据市场需求增减存栏，而是看着国家政策的风向标“吃饭”。

他还记得，2008年时，猪肉价格大涨，每斤生猪卖到8元以上，国家就从国外紧急进口一批冻鲜肉。那时进口的价格高，1万块钱一吨，但是卖给屠宰企业就8000元，国家财政补贴200元。

“当时我们当地最大的一家生猪屠宰企业，直接就不收当地的猪了，而是从国外进口。”孟现状说，养殖户们看在眼里，索性就不养猪了，结果市场在半年后走向猪源短缺的另一个极端。

“我现在开始从饲料源头进行控制，而不是价格。”孟现状说，现在他正在建立一个饲料加工厂，这样一方面可以控制质量，一方面就是控制价格，“因为饲料价格上涨占到猪肉价格上涨的很大一部分，大约70%。”

穆春雷认为，猪肉价格之所以周期性出现高峰和低谷，就是因为养猪门槛比较低，一旦一波市场行情到来，就出现一哄而上或一哄而下的局面。“你看去年行情不行，大企业都维持住了，今年行情好了，就可以赚钱，迎来了发展机遇。而那些小的企业挺不过波谷就彻底完蛋了。这是市场优胜劣汰的表现，以后咱们这个养猪大县也许还会有一些散户户，但是大多数将是成规模、标准化的养殖集团。”

饲料和人工成本。

孟现状给记者算了笔账，购买一头母猪需要花3000元钱，将母猪养到可以配种繁育小猪，还要花1.5万元的饲料和人工费。

“几间猪舍要二三万元，10头母猪要15万元，搞一个能赚钱的小型养殖场一次性投入就要20万以上了，接近一年的生产周期。”

等到母猪繁育出小猪，每头小猪从断奶到6个月以后长成商品猪，又要吃500—600公斤的饲料，这个成本就要1000元钱。等到将近一年的养猪生产周期结束，假如遇上波峰还好，遇到波谷或者疫情，全部投入就可能颗粒无收，这风险对农民来说扛不起。

2010年，孟现状雇的80名工人平均工资是1420元，而到了今年，这个薪金已经雇不到人了。“现在平均提高到1800元，比去年人工成本提高了30%。”

穆春雷说，一个现代的养猪人，需要有形成规模的养殖基础，标准化防范瘟疫的体系，还需要通过环评的污水处理设施。但现在家庭式的养殖户，仅仅是新农村要求的无臭味、无蚊蝇、无污物的基本要求都无法达到。“我家的一些亲戚就告诉我，投入这么多钱去养猪，还有这么大风险，不如出去打工啦。”

“最好暂时先别出台政策”

对于猪肉市场现在的大起大落，出身散户的孟现状却希望散户尽早退出养猪的历史舞台。

“我建议政府最好暂时先别出台政策。”

孟现状说，猪肉价格上涨，国家的抑制价格政策就出台，结果就是一轮牛市以后，紧跟着是一轮熊市，市场自己的调节没有来得及起作用，政策调节就率先发难了。结果就是市场看起来暂时稳定了，但是最终受损的是广大养殖户。时间久了，养殖户不再根据市场需求增减存栏，而是看着国家政策的风向标“吃饭”。

他还记得，2008年时，猪肉价格大涨，每斤生猪卖到8元以上，国家就从国外紧急进口一批冻鲜肉。那时进口的价格高，1万块钱一吨，但是卖给屠宰企业就8000元，国家财政补贴200元。

“当时我们当地最大的一家生猪屠宰企业，直接就不收当地的猪了，而是从国外进口。”孟现状说，养殖户们看在眼里，索性就不养猪了，结果市场在半年后走向猪源短缺的另一个极端。

“我现在开始从饲料源头进行控制，而不是价格。”孟现状说，现在他正在建立一个饲料加工厂，这样一方面可以控制质量，一方面就是控制价格，“因为饲料价格上涨占到猪肉价格上涨的很大一部分，大约70%。”

穆春雷认为，猪肉价格之所以周期性出现高峰和低谷，就是因为养猪门槛比较低，一旦一波市场行情到来，就出现一哄而上或一哄而下的局面。“你看去年行情不行，大企业都维持住了，今年行情好了，就可以赚钱，迎来了发展机遇。而那些小的企业挺不过波谷就彻底完蛋了。这是市场优胜劣汰的表现，以后咱们这个养猪大县也许还会有一些散户户，但是大多数将是成规模、标准化的养殖集团。”



>>深度观察

猪贱伤农 肉贵伤民

调控如何走出“两难”困局

本报记者 李岩侠

政府“不干预”不是不让政府管，而是应少盯价格，多盯养殖模式

◀6月30日傍晚，几位市民在济南市历下大润发超市选购猪肉。 本报记者 徐延春 摄

一边是“赚一年，平一年，亏一年”，生猪养殖行业“三年轮回”的周期律，一边是政府对“猪贱伤农，肉贵伤民”的深深忧虑，暴涨暴跌在伤害着整个行业，也在考验着政府调控的智慧。

那么目前我国的规模化养猪能占多大比例呢？记者从各种资料信息上看到，有的说是80%，有的称只有30%，甚或更低。

对此，李守远解释，“主要是我国对到底养多少头猪才算规模化没有权威的统一标准。”他说，前几年，有的地方政府在文件中甚至把5年出栏50头以上的养猪场都列入规模化养猪场。李守远认为，从养殖效益上看，当前家庭养殖中，存栏母猪40-50头年出栏生猪五六百头，小型养殖场中，存栏母猪100-300头，年出栏生猪1500-5000头时，比较效益较高。

“我们说政府应该退出干预，但‘不干预’并不意味着不让政府管。只是说，政府干预不应该只盯着价格，也不要直接拨款去补贴养殖户，养殖业面大环节多，这样做很难发挥作用。最有效的办法是从深层次上入手，用政策手段引导生猪业调整生产结构，改变养殖模式，发展规模养殖。”李守远强调说。

专家认为，科学的调控方法应该是，国家通过科学测算为养殖业设定一定的门槛和标准，然后出台一系列稳定的支持政策，在用地、贷款、设备改造、良种引进、母猪繁育、税收优惠等方面给予一定支持扶持，政策一要透明，二要稳定，让投资者做到心中有数、公平竞争、稳定发展。

“这样大批的农业投资才会放心进来，一些低水平的养殖户就会被淘汰。”郑乾坤称。

散户退市不等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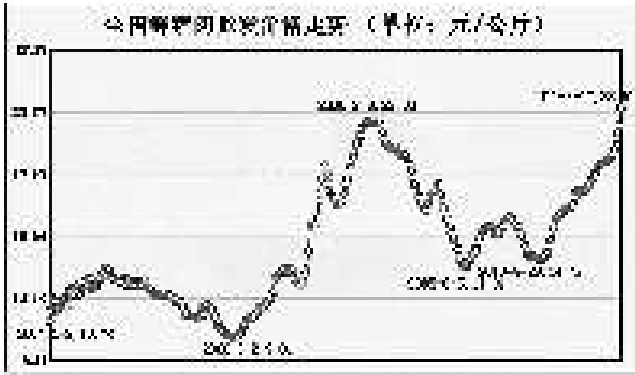
“消灭”散户

“一头仔猪都800多块钱了，到底是补栏还是不补栏？”一周来，临沂养殖户孙庆春一直都在琢磨这个问题。他搞不清这轮涨价能持续多久，“趁着这回赚了些，我想就此收手不干了。”他犹犹豫豫地说。

据了解，虽然最近猪肉一再创下历史新高，除了仔猪补栏量增加较多外，到目前母猪补栏量反弹并不大。李守远认为，这表明养殖户补栏更加谨慎。“政府调控”就像那只迟迟没有扔下的靴子，许多人在琢磨政府是否会出台新的生猪养殖政策。

“规模化养殖是发展方向，但散户退市不等于‘消灭’散户，关键是如何结合国情探索出一条大企业 与散养农户相结合，土地、资金和政策相结合的规模化生产模式。”李守远和郑乾坤不约而同地表示。

“如果肉价实在太高了，政府要给城市低保家庭发补贴，那也不要发钱，直接发肉票好。但是不要直接去补贴养殖户，更不要直接搞母猪补贴。补贴养殖户不能增加市场仔猪供给，补贴母猪它也不能多生早生，只能徒然增加投机散户，鼓励扎堆养猪。”一业内人士笑称。



来源:财新网